乾隆歷城縣志

雜綴一

軼事

漢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如淳曰細米爲稗街談巷說細碎之言也今一縣之事或鉅或細皆騣於各門矣間有文無所附或語近弔詭而傳自古遠不可盡廢者復遴擇之爲雜綴曰軼事曰異聞雖不能蒐羅大備或亦可爲道聽塗說者之資云爾

周

大東之詩二章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

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毛傳云空盡也佻佻獨行貌公子譚公子也鄭箋云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譚無他貨惟絲麻耳今盡杼柚不作也葛屨夏屨也周行周之列位也言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屨不能順時乃夏之葛屨今以屨霜送轉餫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言雖困乏猶不得止既盡疚病也言譚人自虛竭餫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意是使我心傷病也 據毛詩註疏

衛風碩人之詩首章曰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毛傳云妻

之姊妹曰姨妹之夫曰私孔正義云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為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孫炎曰同出俱已嫁也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耳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言公者蓋依臣子之稱便之耳同上

漢

濟南瞷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郅都為濟南守至則誅瞷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漢書

豹文鼮鼠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

軍知之賜絹百匹爾雅注

哀帝時鮑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漢書

平陵東翟義門人所作也王莽殺義義門人作歌以怨之崔豹古今注

樂府解題曰義丞相方進之少子字文仲為東郡太守以王莽方篡漢舉兵誅之不克見害門人作歌以怨之

也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刲義公刲義公在高堂下交錢百萬兩走馬兩走馬亦誠難顧見追吏心中惻心中惻血出漉歸告我家賣黃犢（郭茂倩樂府詩集）

碑陰題名二皆不知為何碑陰其人各記所出錢數時有門生濟南東郡等字而姓名無復完者（隸釋）

舉吏張元殘題名碑　門生濟南郡平（闕二）文　千門生濟南梁郡虞升仲　二千（洪适隸續）

右舉吏汝南張元殘題名其可見者門生濟南二人

按濟南郡平當是平陵又曰濟南梁郡郡字必郯字之訛

劉寬碑陰門生名　列口長濟南東平陵孟豐定高四百　臺長彭城武原周暹升舉五百

王純碑陰諸門生人名　濟南郭季卓濟南高建祖濟南高奐興濟南孫和仲濟南闕顯豪濟南闕务　濟南闕元闕　以上俱隸續

魏

魏劉熹學生冢碑并陰隸書文字磨滅不完其間有稱大魏大者襄州圖經曰熹常為穀城令此碑在穀城縣學生冢旁　集古錄目

魏學生塚碑在今襄州之穀城按鮑至南雍州記穀城

穀伯綏之國其東北有學生冢冢有碑乾道初元春三月余督饟穀城槪得此墨本凡授尚書者二人授禮記者七人授孝經儀禮者各一人授左傳者六人授易者四人授詩者十七人各書州里姓氏字之而不名祭酒一人故吏二人生三十有八人童八人書姓字書名而不書里邑孔子作春秋視人之賢否爲襃貶或以名或以字或書爵邑或不書豈亦春秋之法乎集古後錄

南燕

虎窟山相傳燕建平中濟南太守胡諧於此山窟得白虎因名焉酉陽雜俎

劉宋

糧塚城東梁家莊世傳檀道濟軍至歷城乏食乃唱籌量沙而以餘米覆其上今數塚尚存舊志

元魏

高遵為齊州刺史其妻明氏家在齊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求貨利嚴暴非理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廷尉少卿劉述窮鞫皆如所訴遂賜遵死魏書酷吏傳

唐

陳子昂送著作佐郎崔融等從梁王東征序歲七月軍出國門時比部郎中唐奉一考功員外郎李迥秀著作

佐郎崔融並參帷幕之賓掌書記之任見文苑英華

崔融瓦松賦序曰崇文館瓦松者產於屋霤之下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賦云煌煌特秀狀金芝之產霤歷歷虛懸若星榆之種天葩條郁毓根柢連卷間紫苔而裛露凌碧瓦而含烟又曰慚魏宮之烏悲恧漢殿之紅蓮崔公學博無不該覽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乎酉陽雜俎

久視元年改控鶴府為奉宸府張易之為奉宸令引詞人為供奉侍者奏云昌宗王子晉後身令被羽衣吹簫乘木鶴奏樂於庭融賦詩為絕唱有昔遇浮邱伯今同

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之句後與宰相蘇味道相誚云某詩所以不及相公無銀花合也蘇有詩云火樹銀花合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丁取令威之句也 唐詩紀事

濮州長史蕭府君碑 員半千撰次子令臣正書大足元年四月 金石錄

員半千隴右途中遭非語詩云趙有兩毛遂魯聞二曾參慈母猶且惑況在行路心冠冕無醜士賄賂成知己名利我所無清濁誰見理弊服空廷春綏帶不著身出遊非懷璧何憂乎忌人正須自保愛振衣出世塵 唐詩紀事

許孜輔母林氏送男左貶詩云他日初投杼勤王在憶

兵有辭期不罰積意許相仍詢官今何在衙究猶求勝
天涯分越徼驟騎速毗陵腸斷腹非苦壽俾寫豈能淚
添江水遠心劇海雲蒸明月珠難識甘泉賦可稱但將
忠報主何懼點青蠅
何澤韶陽曲江人也父昺容管經畧有文稱澤乾寧中
隨計至三峯行在永樂崔公安潛即澤之同年友人也
闢澤來乃以一絕報之曰四十九年前及第同年惟有
老夫存今日殷勤訪吾子穩將鬐鬣上龍門時主文與
崔未分又會相庭有所阻 時崔相公允怙權即永樂猶子也 因之敗于
垂成後漂泊關外梁太祖受禪澤假貨南幕職入貢劝

賜及第

世謂崔魏公鉉好食新餘頭杜豳公悰每早食饋飯乾脯崔侍中安潛看鬬牛李衛公曰吾喜見未閑新書策

以上出唐詩紀事

崔侍中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唯於刑辟常自躬親雖僧人犯罪未嘗屈法於隱事前慮囚必溫顏恤惻以盡其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語賜以酒食而付於法鎮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諸司以麵及蒟蒻之類染作顏色用象豚肩羊臑膾炙之屬皆逼真也時人比於梁武而頻於使宅堂前弄傀儡子軍人百姓穿宅觀看一

無禁止而中壼預政以玷盛德惜哉孫光憲北夢瑣言

崔安潛東洛掌選人有不能顯其姓名竊領雲敘事投獻者崔公不之知大賞嘆召之與語便注一超資縣令後有人白之崔公方悔太平廣記

崔昭矩大順中裴贄下狀元及第翌日兄昭緯登庸同上

唐楊德幹為齊州刺史有威嚴時語曰寧食三斗炭不逢楊德幹見禮志

釋義淨在西國因巡禮見希公住房傷其不幸聊題一絕百苦亡勞獨進影四恩在念契流通如何未盡傳燈志遽然於此遇途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宋

天聖寶元間范諷與石曼卿皆喜曠達酣飲自肆不復守禮法謂之山東逸黨一時多慕效之龐穎公為開封府判官獨奏諷以為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時諷嘗歷御史中丞為龍圖閣學士穎公言之不已遂詔置獄劾之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曼卿時為館閣校勘亦落職通判海州仍下詔戒勵士大夫於是其風遂革 葉夢得石林燕語記

予過濟南龍山鎮監稅宋寶國出王氏華嚴經解相示曰公之於道可謂至矣予問寶國華嚴有八十卷今獨

以解其一何也寶國曰王氏謂我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耳予曰予於藏經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中予能識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獨予不能王氏亦不能予昔在岐下聞汧陽猪肉至美遣人置之使者醉猪夜逸置他猪以償吾不知也而與客皆大詫以為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大慚今王氏之猪未敗爾昔者買肉娼女歌或因以悟若一念清淨墻壁瓦礫皆說無上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乎寶國曰唯唯 蘇軾東坡外集

昔有以詩投東坡者朗誦之而請曰此詩有分數否坡

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詩七分讀耳此雖一時戲語然涪翁所謂南窗讀書吾伊聲蓋讀書者其聲正自可聽耳王沔字楚望端拱初參大政上每試舉人多令沔讀試卷沔素善讀縱文格下者能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聽者忘厭凡經讀者每在高選舉子凡納卷者必祝之曰得王楚望讀之幸也若然則善於讀者不為無助焉 周密癸辛雜識新集

曾子固熙寧間守齊州作北渚亭蓋取杜陵宴歷下亭詩東藩駐皂蓋北渚凌清河之句至元祐間晁無咎補之繼來為守則亭已頹毀久矣補之因重作亭且為之

記記成疑其步驟開闔頗子固擬峴臺記於是易為賦且自序云或請為記答曰賦可也蓋竊述作之初意云然所叙晉齊攻戰三周華不注之事雖極雄贍而或者乃謂與坡翁赤壁所賦孟德周郎之事畧同補之豈蹈襲者哉大抵文欲自出機杼者極難而古賦為尤難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雖昌黎亦以為然也癸辛雜識

外集

東北冬月寒甚夜氣塞空如霧著於林木凝結如珠玉旦起視之正薄雪也見晛乃消釋因風飄落齊魯人謂之霧淞諺云霧淞重霧淞窮漢置飯甕蓋歲穰之兆也

曾子固之齊州有冬夜詩云香清一榻氍毹暖月淡千門霿淞寒又有霿淞詩云園林初日靜無風霿淞開花處處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籠鬆蓋謂是也東坡在定武送曹仲錫詩亦云斷送飛葉落黃沙祇有千林鬖鬆花應謂王孫朝上國珠幢玉節與排衙亦謂此也霿淞音夢送鬖鬆皆同音墨莊漫錄

曾子固以熙寧五年守濟南其後二十一年晁無咎繼來為守作北渚亭賦最著有別歷下二絶句云來見芙蕖滿渚香歸途未變柳梢黃殷勤趵突溪中水相送扁舟向汶陽鷖鶿灘鴻繞漁梁搖漾山光與水光不管使

君征棹遠依然飛下舊池塘又將行陪貳車觀燈云行
歌紅粉滿城歡猶作常時五馬看忽憶使君身是客一
時揮淚逐金鞍又赴齊州詩云淮南蒙召鬢毛斑乞得
東秦慰病顏曉鞚輕鞍汶陽北却衝微雨看青山吾州
於宋得子固子由無咎三公而東坡公過此亦有濟南
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之咏足敵唐北海子美
太白三公矣居易錄

按東坡濟南春好雪初晴詩陽關曲之一也已見
山水考今考公集復得其至濟南李公擇以詩相
迎次其韻詩二首敝裘羸馬古河濱野闊天低糝

玉塵自笑餐氈典屬國來看換酒謫仙人宦游到處身如寄農事何時了自覩剩作新詩與君和莫因風雨廢鳴晨夜攤箋歌雲水濱田頭樂事總成塵今年送汝作太守到處逢君是主人聚散細思都是夢身名漸覺兩非親相從繼燭何須問蝙蝠飛時日正晨

李公擇亦為齊守而歷下詩不多見惟潁濱集有和公擇赴歷下道中雜詠十二首耳公擇子由在齊正同時也香祖筆記

按李公擇黃山谷舅也山谷伯氏在濟南詩及鵲

山亭橋亭諸詩已見古蹟考今考山谷集又得數
詩并錄於後用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為韻寄李秉
彝德叟詩云人生不如意十事恒八九未見歷下
人徒傾歷城酒從來親骨肉不免相可不但願崇
事實虛名等箕斗桃李春成徑本自不期人歷下
丙寒士箪瓢能悅親恥蒙伐國問肯卧覆卑壁子
旣得此友從之求日新又寄李師載詩云齊地穀
翔貴排門無饗餼二仲有甘旨奉親亦良勤原田
水洗洗何時稼如雲無民願豐歲政自不忘君又
寄李子先詩云客從濟南來道我故人書墨淡字

疎行故人情有餘上言猶健否次問意何如只今意何有思食故溪魚

又按子由和公擇赴歷下道中雜詠十二首多無與於歷城今考濼城集凡在歷城詩俱附於後喜雪呈李公擇云秋來旱已久雪至亦不薄沉沉夜未眠蔌蔌聲初落霏微入疎戶眩晃先朱閣披衣視羣動照屋始驚愕晨起犯清寒繁陰看漠漠喬林凍相倚隙瓦乾猶爍孤村掩圭竇深徑沒芒屩平野恣汗漫四山增犖埆晚色漏斜陽林光粲相銷氛埃一清揚疫癘解纏縛寒蔬養春芽宿麥布

冬卿官居亦何賴歲事信所託逋逃幸一飽剽盜止羣惡無事樂自多有酒庶可酌我行令不久公到時方昨豐穰識天意暇豫可前約齋廚雖無餘賓客甚易諾行須酒壺倒莫待陰雲剝又次韻范郎中仰之詠雪云倉稟禾應空長天霰雪濛瓊瑤布地淨組練出師雄雲關諸峯遍花繁百草同農謠麥壠外客興酒杯中聚散占風刀消融驗藥功歷城西北陽起石山其上不留雪遠遊聊自喜三見歲時豐又寄濟南守李公擇云岱陰皆平田濟南附山麓山窮水泉見發越遍溪谷分流繞塗巷暖氣蒸草木下

田滿粳稻秋成比禾菽池塘浸餘潤菱芡亦云足辭家四千里特此慰窮獨公從吳興來苕霅猶在目應恐齊魯閒長被塵土辱不知西垣下混漾千畝淥仰見鷗鷺翻俯視龜魚浴初來厭桴鼓稍久捐鞭朴清詩調嘉賓夜話繼華燭飛花春雪深浮蟻糟牀熟相對各忘歸西來自嫌遲人生每多故樂事難再卜鉅野一汗漫河濟相騰蹙流沙翳桑土蛟蜃處人屋農畝分沉埋城門遭板築傷心念漂蕩引手救顛覆勞苦空自知吁嗟欲誰告遂知舊遊處落落空遺躅平生讀書史物理粗能矚歸

耕久不遂終作拯年饑賦詩心自驚請公再三讀

又送施歷城辯歸常州詩云高人不受塵土侵三
年浙江藏何深久閲物理有相後歷城官事森成
林乘時斂散逐十二鞭捷道負徒哀矜一杯相屬
未嘗得百畝歸去將安能潛逃雖出知者後黽勉
尚見仁人心歸期忽告三月尾殊留不顧千黄金
河豚雖過鱸鱖在粳稻正插風雨滛酒有勞苦發
隣里期會廹隘思儕朋山川吳越我所愛扁舟佗
日要追尋滯留未用便相托半年歲月行駸駸又

施君既去後以事還戲贈詩云令尹西行去又廻

西湖垂把荷柯罷吏民再見雞棲乘猶道吾公悅
不來又答丈與可以六言詩相示因道濟南事作
十首遠遊既為東魯還居又愛南山齒髮自知將
老心懷且欲偷安舜井溢流陌上歷山近在城頭
覊旅三年忘去故園何日歸休野步西湖綠縟晴
登北渚烟緜蒲蓮自可供腹魚蝦何嘗要錢飲酒
方橋夜月釣魚畫舫秋風冉冉荷香不斷悠悠水
面無窮雨過山光欲溜寒來水氣如蒸勝處何須
吳越隨方亦有遊朋揚雄執戟雖久陶令歸田未
能眼看雲山無奈祠傷沸領相仍終歲常親鞭朴

此生知負詩書欲尋禪學無處時有故人起予故人遠在江漢萬里時寄聲音聞道禪心寂寞未發詩人苦吟佳句近參風雅微辭間發離騷竊欲比君庾信莫年詩賦尤高相思欲見無路滿秩西歸有時及君鈴閣少事飲我松醪滿巵

祖無擇歷城春日對酒詩百尺游絲拂面來數枝紅杏向人開眼前信美非吾土且勸春風酒一杯龍學集

歌者李蘇蘇詩歌妙纍纍若貫珠歷城雅祇數蘇蘇何當更唱陽春曲為爾今宵倒玉壺同上

晁无咎有竹堂記濟南李文叔為太學正得屋於經衢

之西輸直於官而居之治其南軒地植竹砌旁而名其堂曰有竹勝諸棟閒又為之記於壁率午歸自太學則坐堂中埽地置筆研呻吟策牘為文章日數十篇不休如繭抽緒如山雲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發須臾盈卷軸門窗几案婢僕犬馬目前之物有一可指無不論說形容殫謝而故評之以致其欣悅而於竹尤數數也顧其地狹而卑天雨椿蔵蜘蛛之織河柳兔葵之所交橫而蒙翳人不知其竹也有過者文叔必顧堂下而語之讀壁閒記仰棟而指其勝曰吾固詔客矣客驟然而笑曰今夫渭川之千畮淇園之林與南山之造天而

薇日者其大若杯若盂若桐梓之軀其膠繚卌岩之上而臨百仞之淵不特出屋檐而摩牆堵也莫春者春雷隱山萬笋奮角如犀兕作籜解而出碧一日百尺瀰望不可以極於時刀斧之取材者度徑圍而得之大小齊一西轉巴笮南引江漢浮渭而亂河囷束稛屬而下者為筒為竿為屋椽楗踰千丈之笮徧國之藩籬莞賴與竅而比夫律呂以悲哀娛耳者谷聲滿天地也是其旁之人室廬竹也用器竹也樵而薪者竹也以貿米鹽而出之其鄰境者竹也夫此人豈知竹之愛偷然而喜諄諄然語人而以夸之曰吾居有竹也哉文叔亦聮然而

笑曰不然夫物安知其貴賤之所常在玉之美而藍田以抵鵲沈為美木而交趾以為槃食蔬白鷴錦雉山中以醯腊而貴人以百金致茗以為粥而胡人以為佩夫物固有以多為賤而以少為貴者今夫王城之廣大九塗四達三門十二百坊之基置上自王侯至於百姓庶民宮接而垣比車馬之所騰藉人氣之所蒸潰囂塵百里欲求尺寸之地以休佚而莫之致而貧者置圃無所況於其他哉然則環堵不容丈而有竹如吾堂者不知能幾人也則余所以揭之於棟而名之書諸壁而記之脩然而喜諄諄然語客而以夸之不亦可哉且竹之美

昔人以比德松栢在冬夏青青君子之所獨也以夫少
獨貴之使余得見夫渭川淇園與南山之蒼蔚者而遊
其間雖多固不可賤也夫多猶不可賤而又況其少哉
客曰唯雖然吾聞昔王子猷好竹嘗曰安可一日無此
君聞吳中士大夫有佳竹欲觀之徑出坐輿造竹下諷
嘯良久主人欲留而不可將出主人閉之因盡歡而返
今文叔居有竹文叔姑亦洒埽儲具借不邀客客將造
門坐堂上不去曰竹固招我元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潁川晁補之无咎記 雞肋集
禮部移竹詩次韻李員外文叔東南之美者見伐以直

幹豈如此君踈猶作此郎玩此郎乃在此無乃材亦散
平生吉甫誦意鄧枚叔亂坐狂得此冷對竹頭幘岸尚
思殺青書充宇白虎觀恐此愧子猷還成倚檻歎文叔有志史事同上

與李文叔夜談詩中庭老栢霜雪裹北風烈烈偏激耳
誦詩夜半舌入喉欲我樽中淥醽美升堂辭翰愧非有
何異還家數其齒文章萬古猶一魚乙丙誰能辨腸尾
更憖頗似會稽康欲語常遭士琛柷廣陵八月未足言
曾使醒醲怳然起安得譚如子枚子同上

張耒答李文叔為兄立諡書賢兄之懿人實開之其不

至公卿而死不得使有司顯議而公謚之其爲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德美之實苟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徒爲之易名則夫澆俗之喜以嫌疑物者久矣孰肯爲弟不私其兄哉既嫌於私則附者不信不信則并與其實而敗之矣所以愛之正所以害之也願更審度（見頤菴宋文選）

趙明誠守淄清照積書數十萬卷金人南下清照倉皇渡江書漸散失惟漱玉集行世王季木齊音云京朝名跡此中稀剩水殘山感異時惟有女郎風雅在又隨兵舫泣江蘺（舊志）

宋濂題李易安所書琵琶行後詩序樂天謫居江州聞商婦琵琶抆淚悲歎可謂不善處患難矣然其辭之傳讀者猶愴然況聞其事者乎李易安圖而書之其意蓋有所寓而永嘉陳傅良題識其言則有可異者余戲作一詩正之庶禮義亦古詩人之遺音歟宋學士全集

嘉泰癸亥歲劉改之在中都時辛稼軒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格者因傚辛體沁園春一詞併緘往下筆便逼真其詞曰斗酒彘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照臺諸人者都掉頭

不測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岡謡裹峥嶸棧亂閑消
縱横一澗東西水繞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道曰不然暗
香疎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萊閣訪稼軒未晚且此徘
徊辛得之大喜致餽數百千竟邀之去館燕彌月酬倡
亹亹皆似之逾喜垂別賙之千緡曰以是為求田資改
之歸竟蕩於酒不問也岳珂桯史
辛稼軒帥浙東時晦菴南軒任倉憲使劉改之欲見辛
不納二公為之地云某日公燕至後筵使坐君可來門
者不納從喧爭之必可入既而改之如所教門外果諠
譁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豪傑也善

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羹甚額乞卮酒酒罷乞韻時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為韻即吟云拔毛已付管城子爛首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酒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焉又云稼軒守京口時大雪帥僚佐登多景樓改之敝衣曳屣而前辛令賦雪以難字為韻即吟云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自此稱莫逆云蔣正子山房隨筆

朱子答辛幼安啟光奉宸綸起持憲節昔恐民犯法既中震聾之威今聖上選賢更作全安之計先聲攸暨慶

燮交興伏惟某官卓犖奇材疏通遠識經綸事業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戲文章亦膾炙士林之口軺車每出必著能名制閫一臨便收顯績茲久正庭之逸爰深正宁之思當季康患盜之時豈張敞處閒之日果致眷渥特畀重權歌皇華之詩既諭示君臣之好稱直指之使想潛消郡國之姦第恐賜環不容暖席 朱子大全文集

問陳亮可用否曰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如辛幼安亦是一帥才但當明賞罰以用之耳 朱子語類

近世如汪端明專理會民如辛幼安卻是專理會兵不管民他這理會兵時下便要驅以塞海其勢可畏 同上

辛幼安為閩憲問政答曰臨民以寬待士以禮馭士以嚴上同

陳亮與辛幼安殿撰書亮頑頻浸已老矣面目稜層氣象彫落但時見故舊則能大笑而已其為無足賴曉然甚明獨念世道日以艱難識此香氣者不但人摧敗之天亦僵仆之殆盡四海所係望者東序惟元晦西序惟公與子師耳又覺戛戛然若不相入甚思無箇伯恭中間撋就也天地陰陽之運闔闢往來之機患人無眼睛硬脊脚頭耳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不足多怪

辛幼安畫像贊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出其豪末翻然震動不知鬚髩之既斑庶幾膽力之無恐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撓弗濁澄弗清豈自為將相之種故曰正鼠枉用正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為天寵也同上

程珌丙子輪對劄子甲子之夏辛棄疾嘗為臣言中國之兵不戰自潰者蓋自李顯忠符離之役始百年以來父以詔子子以授孫雖盡僇之不為衰止唯當以禁旅列屯江上以壯國威至若渡淮迎敵左右應援則非沿邊土丁斷不可用目今鎮江所造紅衲萬領且欲先招

萬人正為是也蓋沿邊之人幼則走馬習弓長則騎河為盜其視虜人素所狎易若夫通泰正揚舒蘄濠須之人則手便犁鉏膽驚鉦鼓與吳人一耳其可倒以為邊丁哉招之得其地矣又當各分其屯無雜官軍蓋一與之雜則日漸月染盡成棄甲之人不幸有警則彼此相恃莫肯先進一有微功則彼此交奪反戈自戕豈暇向敵哉雖然既知屯之不可不分矣又當知軍勢之不可不壯也淮之屯西分為二屯必得二萬人乃能成軍淮東則於山陽淮西則於安豐擇依山或阻水之地而為之屯令其老幼悉歸其中使無反顧之慮然後新其將

帥嚴其教閱使勢合而氣震固將有不戰而自屈者又與臣言諜者師之耳目也兵之勝負與夫國之安危悉繫焉而比年有司以銀數兩布數匹給之而欲使之捐軀深入刺取虜之動息豈理也哉於是出方尺之錦以示臣其上皆虜人兵騎之數屯戍之地與夫將帥之姓名且指其錦而言曰此已廢數千緡矣又言棄疾之遣諜也必鉤之以旁證使不得而欺如已至幽燕矣又令至中山至濟南中山之爲州也或背水或負山官寺帑廩位置之方左右之所歸當悉數之其往濟南也亦然又曰北方之地皆棄疾少年所經行者彼皆不得而欺

也又指其錦而言曰勞之士馬尚若是其可易乎蓋方是時朝廷有其意而未有其事也明年乙丑棄疾免歸又明年丙寅始出師一出塗地不可收拾百年教養之兵一日而潰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蓋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鄧友龍敗朝廷以邱崇代之臣從邱崇至於淮甸目擊橫潰為之推尋其由無一而非棄疾預言於二年之先者泌水集

陳傅良送辛卿幼安帥閩詩長才自昔恨平時三入修門兩鬢絲僉下可能長夜飲花間都學晚唐詞潜然北顧瀾河永簡在西清日月進乘雁隻見滄海上與君從

此恐涯涘止齋文集

蔡元工於詞靖康中陷北庭辛稼軒以詩詞謁見蔡曰子之詩則未也他日當以詞名家稼軒晚年尊以長短句名累五百首有奇見舊志

李濂序曰辛稼軒平生與朱晦菴陳同甫洪景盧劉改之輩友善劉改之氣雄一世其寄辛詞有曰古豈無人可以似我稼軒者誰後百餘年邯鄲張野過辛墓有詞曰嶺頭一片青山可能埋得凌雲氣又曰謾人間留得陽春白雪千載下無人繼同時之所推獎異代之所追慕稼軒之槩可知已同上

金

劉勳客居濟南詩往往為人所傳嘗有詩云萬里風沙憐病客幾年刀斗厭寒更人憐直道違時好自喜閑身與世疎擊筑漫流燕客淚佩蘭誰識楚臣心濟南云千風襟袖知秋早甲夜闌干得月多又云船行著色屏風裏人在回文錦字中百和香薰風過處萬盤珠落雨來時此類甚多少宜長於尺牘落筆皆有可觀其樂府如莫鴉庭院春陰淡之句尤可喜也中州集

元

濟南行記至濟南又留二日汎大明待杜子不至明日

行齊河道中小雨後泰山峯嶺歷歷可數兩旁小山間見曾出雲烟出沒頃揖不暇恨無佳句爲摹寫之耳前後所得詩凡十五首并諸公唱酬附於左遺山集

按遺山汎明湖諸詩已見各門今撿其集凡涉濟南詩俱附於此濟南雜詩十首云兒時曾過濟南城暗算存亡只自驚四十二年彈指過却疑行處是前生匡山閒有讀書堂行過山前笑一場可惜世間無李白令人多少賀知章華山正是碧芙蕖湖水湖光玉不如六月行人汗如雨西城橋下見遊魚吳兒洲渚似神仙蒼畫溪光碧玉泉別有洞

天君不見鵲山寒食泰和年石刻燒殘譙集辭雄樓傑觀想當時只應謳歌清香地多欠韋郎五字詩斫來官樹午陰輕湖畔遊人怕晚晴一夜靈泉菴上宿四山風露覺秋生白烟銷盡凍雲凝山月飛來夜氣澄且向波間看玉塔不須橋畔覓金繩入秋雲物便淒迷一道湖光樹影齊詩在[山昔]山烟雨裏王家圖上舊曾題荷葉荷花爛熳秋鷺鷥飛近釣魚舟北城佳處經行遍留着南山更一遊看山看水自縣身著處題詩發興新日日扁舟藕花裏有心長作濟南人又題解飛卿山水卷詩云平

生魚鳥最相親夢寐烟霞卜四隣羨殺濟南山水
好幾時正作卷中人又別李周卿詩三首云行路
澁於棘單車望千山歌君歸雲曲清淚留餘潸六
年河朔州動輒得謗訕惟君篤高義日來款紫關
古交松栢心今交桃李顏古人去不返古道挽不
還相思一罇酒幽恨寄山間風雅久不作日覺元
氣死詩中柱天手功自斷鰲始古詩十九首建安
六七子中閒陶與謝下逮韋柳止詩人玉為骨往
往墜塵滓衣冠語俳優正可作婢使望君清廟瑟
一洗箏笛耳城居日蛙黽咼促復咼促去作山中

客放浪誰檢束溪光淡於冰山骨淨如玉懷我同心人園茅住深竹垂綸鮮可食種秫酒亦足石壇三萬丈醉眼天一粟安得萬里風相從兩黃鵠周卿學有淵源東州詩人未見其比與予約西遊如詩中所說

陳深濟南趙君成南使羈留三紀得還其猶子錄其遺事求詩為賦一絕三十六回秋月明年年望斷雁南征蘇郎皓首還鄉去姚燧當時李少卿四朝詩選

國初張公可與李公仲方鮮于伯機同仕於朝既而張除浙省郎中李除都事鮮于除浙東宣慰經歷胥會於杭驩甚李卒於官張移書鮮于曰仲方歿矣家貧子幼

吾輩若不為之經紀則孤寡何所依也吾以一女許配其仲子矣公以為何如鮮于開訃哀祭成禮亦以一女許贅其長子即從善也後官至紹興推官仲子字復初官至淮安總管於此可見前輩結交重義氣不以貴賤貧富易其心誠可敬也張公官至中書左丞 南村輟耕錄

齊人曹元野云濟南李昌道作李千户先塋碑其間不書李千户之妻某氏只寫子幾人其妻怒元野添上說知昌道公言不可書為婦人未終如何敢言婦人此是前輩所傳如此 金石例

趙子昂同知濟南唯趵突泉詩最著餘數篇人罕述之

如初到濟南云自笑平生少宦情龍鍾四十二專城青山歷歷空懷古流水泠泠盡著名官府簿書何日了田園歸計有時成道逢黃髮驚相問只恐斯人是伏生勝概樓云云見古蹟懷宋齊彥學士田師孟省郎云乍可望塵迎使者何堪據案簿疲民濟南雖有如澠酒準議愁中過一春東城云野店桃花紅粉姿陌頭楊柳綠烟絲不因送客東城去過却春光總不知湖上莫歸云云見山水春日漫興云春事匆匆轉眼過瀟城流水綠陰多西園總有紅千葉塵土埋頭奈爾何又送山東寇訪照磨于忠容云林梢春動紫烟生策馬東風十里程若到濟

南行樂茲城西泉上最關情香祖筆記

貢師泰送張介臣伴讀歸省濟南詩雲天渺渺白鄉清

雪花散亂風飄飄漸覺衣裘增厲鍼呼酒不飛策正斷

東風匹馬去千里仰視玉堂當寒霄到家乃錢歷心甚

入門更聽兒女號華燈夜照斜衣熱歡歸吹鳳和笙簫

晴黃著柳垂長條况聞春信趣還鑣一杯遲子城南橋

四朝詩選

虞集題張希孟凝露石詩海石不磊推隤然如秀雲危

岑集璨璨凝露積微熏天高太華銜日出香爐分凡研

襲清潤丈平互絪縕潛雷起神谷霖鶩天上開亟覼照

無及化爲九龍文同上

人海記崇文門東南有淨度寺按元張中丞養浩作某子雁奴壙銘有云權厝文明門外淨度寺之南原寺蓋元時有之矣見朱彝尊日下舊聞

明

尹恭簡公旻學銓十八年以知人名濟上至今尊恭之嘗謂歷城周中丞繼述其家世云恭簡父名某世居濟之竹店平生好施予濟人之厄嘗有賈人過其村趨逆旁井上遺金一囊而去尹翁見而埋之賈人者爲章邱巨室行錢積嘗不售而歸巨室信此賈不以爲非後濟

之若干再賚賈人感其義獲利數倍誓盡歸主人不分
一錙以是爲報及至井上而失去一日覺之忘其故處
又往謁主人主人曰此亦數也已而復畀金若干再賈
賈人再過井上恍若有憶徘徊久之尹翁訝而問之賈
以狀告翁因叩其金多少與囊襆之狀皆與舊合即謂
賈曰若無憂而金在也詣井旁尺許得之封識宛然賈
頓首謝去持井旁失金與主所更畀者入海爲市舟中
猝遇盜賈即出其金獻之盜亦感其忼慨謝曰吾無意
攫子金也然我嘗刼麻一船無所用之以予子可獲大
利而易子之金可乎賈隨載麻而歸禁巨室之門具以

賣者主人發而視之則皆金也蓋海賈畏盜藏其金麻中而盜不知以予賈耳遂與主人中分之利且十倍此一事有數益焉尹翁不匿金賈不欺主人主人不以失利棄賈賈又善遇盜盜又不欺賈人賈與主人皆獲大利而尹翁以昌其後陰騭之巧者也

成化間歷城尹恭簡公旻為小人所擠尹直著瑣綴錄尤極誹謗其書久行於世至有不辨二尹邪正者一日閱李文鳳月山叢談公道較然因錄於左方李云成化末小人用事南昌李孜省挾左道干進位尚書掌通政司託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太宰歷城尹

公不右江西人乃計謀極力擠罷而用豐城李裕代之及慈谿和尹直入內閣起永新劉敷長憲臺高安黃景貳禮部四人皆世稱寡廉鮮恥者而新建謝一夔安成劉宣俱不保晚節一夔進工部尚書宣貳吏部物議沸然不平獨服盱江何公喬新節行介特未幾孜省誅死直等相繼免公論始明云當時謠曰公道不如王恕選法不如尹旻池北偶談

昔予師司訓王晉明與釋至昂為方外交予時垂髫至昂嘗問師曰此秀才當有前程師叩之乃曰近者日食救護見其始終長跪拱手正身無少俯仰則其端謹可

見師首肯之予亦莫信後登第入仕始信其言有徵鄭懸重修太平寺碑

劉天民贈王元氣詩并序殷直王元氣本歷下人遊江淮三十餘年間予生同里聞來訪於壽禪酒須洞亦奇士也因有所贈花鳥方憐異域春風塵忽遇故鄉人虛稱劉表專南國試認王維出後身豪士篇章看爾俊諸侯館穀笑吾貧合當共發歸與興濼水筐山兩道巾函山集

客燕雜記嘉靖間李攀龍王世貞徐中行輩俱官西曹相聚論詩建白雲樓於四川司中榜諸君詩李詩燕句

云諸山城上出落日署中寒時人目刑部為外翰林見下舊闕

于鱗為按察副使視陝西學而鄉人殷者來巡撫殷以刻覈名尤傲而無禮嘗下檄于鱗代撰冀章及送行序于鱗不樂移病乞歸殷固留之入謝乃請曰臺下但以一介來命不則尺蹏見屬無不應者似不必檄也殷愕然起謝過有所屬撰以名刺往而久之復移檄于鱗恚曰彼豈以我重去官耶即上疏乞休不待報竟歸吏部惜之用何景明例許養疾疾愈起用蓋異數也于鱗歸杜門自兩臺監司以下請見不得去亦無所報謝以是

待簡佬聲又嘗為詩有云意氣還從我輩生功名且付兒曹立諸公聞之有欲甘心者矣藝苑巵言

于鱗一日酒間顧余而笑曰世固無無偶者有仲尼則必有左丘明余不答弟目攝之遽曰吾誤矣有仲尼則必有老聃耳其自任誕如此同上

李攀龍初蒞浙時長興徐中行餉以芥茶及再晤詢其佳否攀龍曰已貰隸人矣中行為詳數其佳味及烹煎法乃悔曰昔司馬旦以不諳吳俗而罷吳其有俗予安可不諳而遽之哉於是體與情訪耆舊從俗所宜以決諸事而吳俗大諳咸稱才吏陞河南按察使舊浙江通志

李滄溟同殷許諸名士食蝌蚪一生在旁朵頤滄溟曰君亦復能食此不稗志

弇州卮言載滄溟在關中過許中丞宗魯伯誠許問今天下名能詩何人滄溟曰唯王元美次則宗臣子相許請子相詩觀之滄溟勃然曰夜來火燒却許面赤而已余嘗喻之夫子相詩未必能過伯誠即索觀亦屬恒事何至怫然如此又蔡子木入覲酒間自歌其夔州諸作吳明卿輙擊節與歌聲相低昂歌罷許亦止今觀明卿詩品亦未能過子木也文士護前往往夜郎王自大適足為識者軒渠耳厥後蔡懸中州吳謫歸德府推官

與徐子與張肖甫皆[illegible]蔡身為行酒曰吾安敢有其一以傲三君子哉予不同盛德不知爾時明卿當復置身何地特著二事以為文士相輕之戒云香祖筆記

李滄溟食饅頭欲有葱味而不見葱唯蔡姬者所造乃食其法先用葱不切入餡而留饅頭上一竅候其熟即拔去葱而以麪塞其竅此謝在杭文海披沙所載即所謂蔡姬典盡舊羅裙者也同上

李于鱗嘉靖間官按察使其詩多風塵字樣人謂之李風塵其終也以舉筆作文心痛即死何大復亦然蔣一葵堯山堂外紀

殷公士儋少從里師郭公寧受書而李公𦡀龍為諸生與郭善一日至郭舍見殷熟視偉之曰此少年生異日當為大器吾不及也即引殷公下坐與揖讓居無何遂舉省試名第相次為忘年交後殷謝政歸郭為郡丞亦罷殷公每過其門必入謁師郭却行避席如少年禮郭公亦安之邪改容也里人兩高之見穀城山館文集

殷士儋書葉母還金傳後語云利令智昏言哲人猶難之也予觀葉母何其識之遠乎世所稱丈夫名能辨道義卒遇貨利不恥沒於非分此其賢不肖不可同日論矣夫葉子以才顯直禁簉敕表揚其親不失令名亦可

謂善承其志也方蕘姓得遺不居有所酬邪內豈嘗有意天之報施哉積仁潔行其子卒享之命以義也夫舊志

郡中有四靈石瓏瓏清古極天工之巧一在府學一在布政司一在孟宅一在劉家亭蓋傳自勝國者齊音

秋雨初霽競秀爭流與劉公嚴亮采登北極臺瞻眺余不禁吽絕幾欲乘風八極謂公嚴曰爾盡跨軼古人久秘底稿祇以錄本示人吾今乘高縱目乃盡得翻閱正譜獨恨難袖取耳同上

近日好古文辭者有于茂才維直是太僕鯨子生來不名一錢讀書魚池泉亭寔著不輟周茂才之士美鬚髯

自號美偲能詩善作字已卯皆死於兵范志

南中一君子問余曰歷下孰為好學余曰其張孟育乎客曰何余曰人多求田問舍張獨積書插架一難也人多充棟壓封張獨蔵較數百卷二難也人胸無片墨輙肆雄譚張獨深藏若虛三難也客曰雖未見張君公言亦復佳矣

孟育嘗贈余詩曰一夜西風到井梧碧天蕭瑟岱雲孤知君此際饒秋思譜得新聲幾曲無

胡昭來名顯宗性聰穎讀書過目輙記敘述今古事雖數萬言皆有倫折關應令聽者娓娓忘倦近歲酷好樂

府其念奴嬌云月涼風動枕衾寒惹起離愁欲絕玉韻
花情何處去空憶繞梁歌雪含淚自憐低聲相問猶記
叮嚀切是誰催促頻教千里長別但恨薄倖忘恩如何
便去也不和人說剩把重門深閉却不怕王孫慘咽纔
得鱗音傳伊住處慰我腸千結免勞魂夢天涯夜夜游
徹聲情態韻宛然詩餘遺響假之以年何渠不駕辛軼
李今則空憶繞梁歌雪耳
王大儒字汝為弱冠能詩酷嗜鍾譚詩歸為詩觧雋不
類時吻學未大成賫志以死死攜友人岳鍾秀所録詩
跡以殉嘗有贈友人尹若曾詩云禿筆搥硯硯為缺兒

墨落紙紙為裂丈夫哭則類婦人笑不敢笑說不說君以奇禍得奇陧呑聲百里腸縷結可恨悠悠成遠別雁行從此忽中折無情之悱姤不如搔首問天嘗面熱我有敗鞘裹寒鐵其鳴蕭蕭刄比雪持以遥贈聊與訣物不大滯不大泄縱爾家破猶存舌俛首事人終不屑熱心欲降誰肯降出門一笑寒山變竟其所之居然長吉流也

王秋娘墓在佛山下碑鐫王小姐者是也大儒詩云斷腸碑上小名香風雨經年損珮璫鏡瘦迴非新月樣花殘猶憶舊時粧家家載酒逢寒食歲歲招魂總故鄉紅

袖擦人尋女伴誰憐孫塚葬鴛鴦余愛其憐而媚
碧虛仙人石尹恭簡家藏今歸趙司農家以上俱禧志
國朝
歷城葉奕繩嘗為懷麗明言强記之法云某性甚鈍每
讀一書遇意所喜好即劄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遍粘
之壁間每日必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閒步即就壁
間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為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粘
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笥中俟再讀有所錄補
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三千段數
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為汎覽者略得影響而止稍

經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約取而實得也葉有文來善劍由濟南人士雅為淹洽其所言正困學要訣予讀書苦不能記當時雖聞此法而不能用年既衰衰迴憶舊所披覧已無隻字下筆窘索徒有悵恨見少年有志者輙述此語之不惟自悔亦冀此法不沒人間也筍菴閒話

顧炎武濟南詩落日天邊見二峯平臨湖上出芙蓉西來水實緣王屋南去山根接岱宗積氣蒼茫含斗宿餘波瀠濟吐魚龍還思北海亭中容勝會良時不可逢亭林詩集

濟南詩凡三首非一年之作又有赴東

詩六首序云萊人姜元衙訐告其主黃培詩獄株連二三十人又以吳郡陳濟生忠節錄二帙首官指爲余所輯書中有名者三百餘人余在燕京聞之亟馳投到頌繫半年竟得開釋因有此作又有贈李子德詩三十韻題云子德李子聞余在難特走燕中告急諸友人復馳至濟南省視於其行也作詩贈之蓋先生有田宅在章邱而濟南詩有云湖上荷花歲歲新客中時序自傷神則寓歷下亦久至縶獄之作距初作濟南二詩時又十二年矣其詩不能備錄因考先生遊踪而識之如此

高珩過水村訪懷高士詩清溪百折柳陰斜來訪城西處士家和靖比來湖[illegible]本梅花不種種荷花見懷氏雙親行實

王六士祿與諸賢集大明湖上同賦丹鳳城南秋夜長王詩先成諸人皆閣筆推為絕唱詩云丹鳳城南秋夜長關河寒近落微霜那須錦字論長恨自有清砧徹斷腸破衲沙頭鴻欲去拂雲堆上草初黃傷心不及邊城月猶照盧家玳瑁梁汪琬說鈴

王士正順治乙未初春濟南作山郡逢春又作晴陂塘分出幾泉清郭邊萬戶皆臨水雪後千峯半入城蠶尾續集

吾鄉風雅盛於明宏正嘉隆之世前有邊尚書華泉後

有李觀察滄濵滄濵集盛傳於世華泉集一刻於胡中丞可泉再刻於魏推官允孚又選集六卷刻於王方伯桃溪又有李中麓太常選本山西楚察趙俟齋刻於太原予所及見者前三本而中麓選本獨未之見諸本亦漸就澌滅矣康熙已卯予乃選刻於京師凡四卷予紀敞涞以予私淑先生之切也移書宗姪華訪其後裔久之華乃詳其家世報涞曰先生二子長子翼以蔭官光禄寺丞其後無聞次子習歷城諸生字仲學號南洲有詩名習子治禮治禮子鄉鄉子庶皆以諸生奉祀事庶子材材子紹祖洎先生至紹祖凡七世其家尚有先生

畫像云先生祀郡邑鄉賢其奉祀至材始失之材今年老爲人佃田紹祖始十餘歲亦失學傭工辛巳余假歸涑乃爲予述之而濟南諸生某某以書導材攜紹祖及先生畫像謁予里第比予過郡因與巡撫王中丞東侯提學徐僉事章仲備言先生名德而後裔僅有存者遂以紹祖奉先生祀焉先生墓在萊莊亦草云香祖筆記

予既選刻邊尚書華泉集及其仲子習逸詩又訪其七世裔孫紹祖請於當事爲公奉祀歷城諸生張澹字澄源邊氏子佃主也又訪其集於臨邑故家得魏允孚刻本爲重鐫之書來請序并謀新公祠宇置祭田可謂好

事喻義若因書之乙酉七月二十一日記同上

濟南蔣稼妻毛氏不育而妒奴勸之不聽年近四旬頗以嗣續為憂欲繼夫兄子弟與兄言兄諾毛與奴言亦諾然故悠忽之兒每至稼所夫妻曲意撫兒餌以甘脆而問之曰肯來否兒亦應之兄私囑兒曰倘再問答以不肯如問何故答云待汝死後田產自為我有一日稼遠出行賈兒至其家毛又問兒果對如父教毛大怒逐兒曰妻孥在家固日日算我田產耶其計左矣不待夫歸立招姊壻為買妾時有賣婢者直甚昂勢將不就兄恐其遲焉而悔竊以金付姊壻偽為壻所轉貸者毛大

喜遂貰之稼歸毛以情告稼亦恕與兄絕年餘妾生子夫妻共喜毛曰媼不知假貲何人竟不置問此德不可忘也稼乃囊金詣媼媼因以實告稼始悟歸與妻言相為感泣遂治具邀兄嫂至夫婦皆膝行出金償焉兄不受盡懽而散後稼生三子 滿松齡聊齋誌異

李潫字紹濵歷城諸生滄濵六世孫紫滄濵墓志有子曰駒曰馴駒有三子弇州作傳言駒博學能文章有父風而其後無聞焉愚山所置奉祀者誰耶歷下任生宏遠輯趵突泉志中載李駒一詩而不工潫詩較勝或即愚山所置者李氏雖式微其祀未斬也 小左詩鈔

歷城縣志卷第四十九終

歷城縣志卷第五十

雜綴二

異聞

漢

武帝太初三年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封后封臣（武紀作封鉅應劭曰黃帝師）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徐廣曰一作九）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山卑小（董份曰泰山上當有東字）不稱

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史記封禪書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後漢書

南燕

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鵞浦南燕世有漁人居水側常聽鵞之聲衆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見一鵞咽頸極長

羅得之項上有銅鈴綴以銀鏁隱起元㝉元年字 酉陽雜俎

元魏

濟南郡東北有鱣坑傳言魏景明中有人穿井得魚大如鏡其夜河水溢入此坑坑中居人皆為鱣魚焉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怳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既不叙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

前入就牀坐其女在户東立與什叙温涼室内二婢秉燭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風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嘉君吟嘯故欲一叙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為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乃與論漢魏大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瑶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仍去不返什乃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相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塚什屆歷下以為

不祥遂請僧為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為王事所牽禁河堤於垣塚遂於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是十年可如何也作罷什在園中食杏唯云報女郎信我即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十二為郡功曹為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嘆

高齊

譙郡有功曹崗天統中濟南來府君出除譙郡時功曹清河崔公恕弱冠有令德於時春夏積旱送別者千餘人至此崗上衆渴甚思水升直爲錢矣來公有思水色恕獨見一青烏於崗中乍飛乍止怪而就焉烏起見一

石方五六寸以鞭撥之清泉湧出因盛以銀瓶瓶滿水立竭唯來公與恕供療而已議者以為盛德所感致焉時人異之故以為目

唐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氊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椀時饑盡之核大如雞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

行脚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今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去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乃依僧解衣戴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小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布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蔕腹果然矣論解衣將盡力包之僧曰此域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嘗聽長老說昔日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箇而返僧切戒論不得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以上俱酉陽雜俎

唐齊州有萬頃陂魚鼈水族無所不有咸亨中忽一僧

持鉢乞食村人長者施以蔬供食訖而去於時漁人網得一魚長六七尺緋鱗鏤甲錦質寶章特異常魚欲齎赴州餉遺至村而死遂共剖而分之於腹中得長者所施蔬食儼然并在村人遂於陂中設齋過度自是陂中無水族至今猶然絕太平廣記

國子司業崔融作武后册文因發疾而卒時人以為二百年來無此文

開元時有崔尚者著無鬼論詞甚有理既成將進之忽有道士詣門求見其論讀竟謂尚曰詞理甚工然天地之間若云無鬼此謬矣尚謂何以言之道士曰我即鬼

也豈可謂無君若進本當為鬼神所殺不如焚之因禍

不見竟失其本

開元中有李氏者早孤歸於舅氏年十二有狐欲婿之

累月後別一小狐至云有一法當得永免李氏再拜固

求狐乃令取東引桃枝以朱書板上作齊州縣鄉里胡

綽胡邈以符安大門及中門外釘之必當永無怪矣狐

遂不至以上俱太平廣記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同舉相與謂日者問命時曙自恃

才名籍甚人皆目為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日者殊

不顧曙第目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慍色日者曰郎

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家郎右拜相當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以慘恤不終場昭緯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云千里江西（唐詩紀事作山）陪驥尾五更風、小（唐詩紀事作水）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為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張推辭再三崔曰但喫却待我作宰相與郎君取狀頭張拂衣而去後七年崔自內廷大拜張後於裴贄下及第果於崔下過堂（王定保唐摭言）

齊州有一富家翁郡人呼曰劉十郎以鬻醋油為業自云壯年時窮賤至極與妻傭舂以自給忽一宵舂未竟其杵忽然有聲視之已中折矣夫婦相顧愁嘆久之方

詰凌旦既寤一新杵在臼旁不知自何而至夫婦前視
且驚且喜自是因穿地頗得隱伏之貨以碓杵為神異
所賜乃寶而藏之遂棄舂業漸習商估數年之內其息
百倍家累千金夫婦神其杵即被以文繡置於匱匣中
四時致祭焉太平廣記

宋

趙明誠幼時其父將為擇婦明誠晝寢夢誦一書覺來
惟憶三句云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以告其父
其父為解曰汝待得能文詞婦也言與司合是詞字安
上已脫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謂汝為詞女

之夫乎後李翁以女妻之即易安也采有文章易安結褵未久明誠即負笈遠遊易安殊不忍別覓錦帕書一剪梅詞以送之詞曰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纔下眉頭却上心頭 嫏嬛記

謝枋得辛稼軒先生祠記枋得先伯父嘗登公之門生五歲聞公風烈而慕焉年十六先人以稼軒奏議教之曰乃西漢人物也讀其書知其人欣然有折節之想乃今始獲升公之堂瞻公之像見公之曾孫多英傑不凡

固知天於忠義有報矣為信陵置其塚者慕其人也過田横墓而祭者感其德髙能得士也謁武侯祠堂不可忘思其有志定中原而終不遂也有疾聲大呼於祠堂者如人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更不絕聲近吾寢室愈悲一寺人驚以為神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氣所學皆聖賢之事朱文公所敬愛每以股肱王室經綸之寄自須昔公過仙以公正乃青兕也公以詞名天下公初卜得離卦乃南方丙丁火以鎮南也後之誣公者欺天亦甚哉二聖不歸八陵不祀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大讐不復大恥不雪平生志願百無一酬公有鬼神

豈能無抑欝哉六十年來世無特立敢言之士為天下明公論公之疾聲大呼於祠堂者其意有所托乎枋得倘見君父當披肝瀝膽以雪公之冤復官職還恤典易名録後改正文傳立墓道碑此皆仁厚之朝所易行者然後録公言行於書史昭萬世以為忠臣義士有大節者之勸此枋得敬公本心亦所以為天下明公論扶人極也言至此門外聲寂然枋得之心必有契於公之心也（見宋文選）

余家濟南歷城曾大父少師遭靖康之難一家十六人皆奔竄四出大父獨逃空谷晝伏宵行一旦遇追騎在

後自度不可脫遂急竄古祠亟伏佑聖坐下傍無蔽障
亦不過待盡而已須臾北軍大索雖眢井林莽棟梁間
極其窮搜而一坐之下初不知有人焉及抵杭則一家
不期而集不失一人豈非神所佑乎逮今吾家世事佑
聖甚虔凡聖降日齋戒必謹蓋以答神庥詒子孫非世
俗祈福田利益比也齊東野語

劉豫墓濟南城西鵲山下墓中產蝎齊乘

元

至元乙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明文運將興時世
祖行幸上京明日丙子皇孫降生於儒州是夜起嶽亦

生其後皇孫踐祚是為仁宗始詔設科取士起巖遂為第一人論者以為非偶然也元史本傳

明

成化間藩封治王宮其西北隅為居民毛二宅應規入毛以死爭不受價竟自刎有司具奏王為惻然因缺宮城一角示儉且旌過云至今每六月一日則舉巷聞鬼哭不數日而牆必圮蓋毛以是日死也匹夫癡魂結冤不散余特以詩偶度之齊齋

王雲芝先生以南祭酒家居一日入虞帝廟倚廊誦咒忽西廡方井中水暴泛溢橫流街衢當道遣人探視閉

門不得入呼亦不應登墻視之見先生方誦咒不輟各官畢集遣役踰垣涉水洞開廟門扶先生出先生嘆云石龜已露頂矣今門一開又復下沉深可痛惜蓋先生所待石函書中有云上卷在舜廟西廡井内石龜腹中故先生乘暇依法取之也鑄雪齋別集

許殷卿聽泰樓乃與于鱗倡和處後宅為胥吏所得命僕崔立掃樓忽見朱衣人云爾何人敢居吾室遂大罵其主已而暴死福志

移吏部名深少登科居官多宦績暗為中官所中一夕削籍遂鬱鬱成病額内有一人騎驢時相往來同上

萬歷甲戌濟南有蔣生者貧而質子錢三十金久之遂鬻宅於子錢家其價二百有奇質錢者以百金當其息弟以百金予之已而蔣生錢盡大窘怨恨遂自經死死數日鬻宅駔儈行西門道上忽叩頭呼服謝蔣生求免可一里許而返閉門伏匿須臾叩門甚亟里人皆聞其聲而無所見駔儈度不能免謂其妻曰我死必為所攝弟毋收我我當放歸遂出門庠而死其日子錢家亦死并死其妾良久妾甦語人曰為蔣生所訴見府君府君曰駔儈當質對妾何為者亟縱之還夫及駔儈方抜治未决云已而駔儈見夢其妻曰收我我不歸矣兵部韓

君應元為予道狀筆麈

萬曆丙子山東鄉試濟南西郭有單叟者夢人告曰今科解元徐日升也明日見一士人徒行西來衣敝履穿彷徨市中叟試叩之云東昌人徐姓叩其名即日升也叟大驚異白君必解元但留邸舍一切飲食泊場屋之費吾皆任之他日富貴毋相忘耳徐驚喜不勝及榜發竟落第領解則長山徐日升海暘也後累官僉事池北偶談

王晴江見賓與洪友鶴孟賓竹善孟既售王將繼於中野泣倦而寢夢一亡友云子功名不在孟下何自苦如此寤而察之所卧乃亡友某墓也因益自負遂登第至

中丞舊志

萬歷戊午歲大旱李中丞長庚招郭羽士築壇禱雨立應時趵突泉涸羽士為鐵牌鎮之已復如初近有海州杜帷全頗能隱刃點金之術亦一異也

傅茂才名志尹少有文名崇正戊辰夢有張龍李虎引至冥府傅抗禮曰名士不跪會張李嘖嘖有言遂得甦明年是日又夢二人來再至冥府不覺自跪至獄獄卒索錢榜笞甚苦俄張李來解之得脫傅問曰我與二君無水米交何多方救我耶二人曰前世與汝同為商我兩人為賊所刼君分貲救我得還故里誓報君三世傅

四川來世事二人曰來世君年四十餘傳語以告友人張繼又三日驚呼曰張李來矣遂歿

布政司後有仰恭樓禧有鳥巢其上崇正壬申十二月忽自移去人爭訝之踰數日遂火

張子宏詐蜚語及上臺顏中丞執而訊之辭連陳茂才洪祐陳故名家子遭時落魄又木強不能辯乃擬陳大辟張反得城旦一日候鞫中丞門城上忽降一蛇纏張頸萬衆閧然中丞廉得其情乃坐張於法而釋陳生

徐中丞名從治巡撫山東後中砲死先是肥城人刁守京夜夢冥府取造七省輪廻冊有黃黑二卷色黃造善

色黑造惡册發冥王命守京往萊請徐撫臺至萊投書徐公即發牌往四川成都酆都縣到徐徐公未卒先有此說已而果卒

德藩端王於白雲湖得一馬鹿形每宴會則列於筵前負入寶盤崇正戊寅馬無故自斃

鐵牛在府庠大門內微露其脊掘之愈深埋之愈顯蓋亦臨水之鎮也世俗相傳以為鐵牛山又以歷山頂為歷山縣治後為爆山為三山不顯云以上俱舊志

趵突泉仙跡記濟南池館之勝有趵突泉者水湧若輪浮泅數畝遊觀者萃焉崇正庚午秋一日道士晨起忽

有隋蓋淋漓大字數行在呂公閣側壁間懸虛縱書高出水池之上殆非人跡所及俄頃之間官民赴集徘徊賞歎其詩曰大仙何處黃鶴舞來鶴橋通白雪樓勝地自逢人作主好風飄桂我驚秋千層松菊山山月十里芰荷葉葉舟舊迹幾行雲海渺渺輪亭上望悠悠純陽題墨蹟奇放又在空中相與諦觀良是仙跡遂趣香茗羅拜而去既有知其事者乃諸生出閣後夜飲泉亭秋涼有月醉後一人立於水中一人踏於臂上濡紙書之道士先眠未之見耳天下異聞奇事得無多類是耶孫廷銘沚亭集

國朝施副使閏章官山東往拜李滄溟先生墓亟為立碑夜夢一緋衣者造其室自稱身是李攀龍以君知我故來報謝說鈴

施愚山在濟南時為滄溟先生作墓碑文且為立後奉祀一夕夢三丈夫峩冠朱衣來謁一白皙者南面坐蒼髯次之末坐者尤奇偉旦日拜墓下則三墓纍纍相次問其裔孫云先生祖父三世葬此始悟蒼白髯者先生之祖父也愚山還將往南山購石見墓道側有石仆地磨蘚如新遂刻已文此事與研北雜志所載嵇侍中謝

趙子昂書額事正相類池北偶談

濟南趵突泉地中湧出三尺許餘則方塘漫流清鑑毛髮康熙庚戌藩臬置酒邀提學楊宮保掟忽大雷雨龍首入戶泉湧起丈餘水大上諸公急呼騎水頃刻及馬腹踏墜而死者數人從來未有之異也同上

康熙己巳春正月於濟南府西之乾石橋見歷城耆民劉子全者年八十五矣尚矍鑠自云生母魏氏年百有三歲尚在一姑嫁郭氏年百有七歲一姑嫁夏氏年九十有八子全有五子十三孫家樂山下子孫有為諸生者羣歎異之同上

濟南有帝舜祠在南門之內癸未春方作醮事火忽自殿上出頃刻焚爇殆盡踰數日諸當事有事於祠方就殿址禮拜階下舜井水忽溢高數尺須臾汎溢急趨輿馬而出竟不終禮而罷井水出祠北流入明湖至今尚然不知是何祥也 香祖筆記

朱徽蔭巡撫粵東時往來商旅多冤死莫可究詰公籲思發疑禱於城隍之神是夜齋宿恍惚中見一官僚揖笏而入問何官答云城隍劉某將何言曰鬢邊垂雪天際生雲水中漂木壁上安門既醒隱謎不解輾轉終宵忽悟曰垂雪者老也生雲者龍也水中木為船壁上門

為戶合之非老龍船戶耶蓋省之東北曰小嶺曰藍關源自老龍津以達南海嶺外巨商每由此入粵公即遣役密授機謀捉龍津駕舟者次第擒獲五十餘名皆不械而服悉置之法 聊齋誌異

康熙間會城城隍相傳楊姓神最靈應每晚廟祝閉門後即聞敲朴呼號之聲一日見夢邑宰謂案牘甚繁隸役不足以供使令可撥八人供役宰醒異之翌日將邑隸八人書名批廟焚之八隸一時俱死其子孫至今尚時至廟焚楮祭奠至康熙五十年八月中忽有河南數十人賫畫像一軸云神姓趙諱景文禹州武庠生歿已

有年忽見夢於鄉人云已為山東省城隍靈公故某等結社繪像賫至因懸像殿之東偏楊誕四月趙誕九月至今兼為供奉渺茫之間令人莫測也綺雪齋別集

康熙初歷城彭翁夜巡城闉忽聞二鬼相語云明早呂仙入城矣彭因早起候於門見二人有衎首入城彭長跪請教牽挽不起其人云爾能從我惟所之乎彭曰諾遂相從至巡撫署時門尚未啟而徑入無礙至內中丞方與衆扶乩請仙其人即恐乩作字既訖事乃相從至廚下其人忽跳入爐內以手招彭彭不敢入其人倏忽不見而彭之形不可隱矣中丞詢其所自彭乃備述始

未皆與乩筆符合（同上）

康熙間濟南東關草寺修築殿基地忽陷工人皆墜下乃一巨穴有坊上額位朝二字後有屋內設有大龕前有几上列銅器五古色斑斕屋東壁累磚高數尺上懸四鐵索甚巨棺已朽敗尸骨具焉傍一巨瓮內外綠苔生遍餘無他物寺僧將五銅器及瓮移出瓮貯以水盛者不臭葬者不知何人至所云位朝者或以誌方向耳（同上）

宋璧家海棠樹花忽變白色是時璧有母喪因共呼之曰孝棠山長焦汝霖賦詩紀異和之者若干人（宋氏詩冊）

戴氏膠萊分司戴鈞女也適仁和沈君世烜景華僑居歷下相夫以禮敬如賓生二子而寡歸養分司官宅嘗欲死旋自勉曰有孤在誰撫之又一年二子繼殤氏又欲死復自念曰家有翁在誰事之欲歸杭得聞翁亦歿於里曰我可以死矣家人嚴伺之乘伺懈而縊七日殮面如生氏於例得旌僑寓者難於申請而鄉里或以客死無據格於有司故記之以俟觀風者採焉 仙堂續 洋談

歷城縣志卷第五十終